

責任一肩扛 低調付出

二二年重建路 謝志誠點滴在心



謝志誠以社會運動者的毅力投入重建工作。（中央社）

一路走來不免有槍林彈雨之歎，尤其與行政院重建委員會之間，一直像個分離的骨肉，有見面不相識的疏離與生疏，但在七月中旬，郭瑤琪接任重建會的執行長之後，二人在做法與認知極契合，重建會與基金會之間對重建步調漸趨一致，互動往來日益頻繁，加上基金會的臨門方案在集合住宅重建上受到社會肯定，謝志誠終於又恢復昔日的幽默風趣。

善款流向何處？

儘管九二一基金會和重建委員會肩負百年震災重建的重責大任，但一般民眾其實搞不清楚這兩會有何不同？

「大家好，我是九二一基金會執行長、台大教授謝志誠，過去很少曝光，因為趴卡低卡嚦乎檜打著（蹲低一點比較不會被子彈打到）……」

頓時現場一陣哄堂笑聲，包括在場的行政院九二一重建委員會執行長郭瑤琪也笑彎了腰。

這是八月三十日九二一重建基金會在豐原市宴請臨門家族更新會理監事的現場，基金會執行長謝志誠的自我介紹。的確，三年漫長的重建之路，因為是九二一基金會的行事方式，風格與眾不同，謝志誠

置與重建等工作。

一場震災，給台灣帶來最慘烈的傷口，也震出全台灣驚人的善款潛力。有學者估計，九二一匯集的善款大約是台灣十五年承平時期的捐款量，金額高達數百億元。

但是不久後，台灣社會普遍有「錢都用到哪兒去了？」的質疑，而當時，唯有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背書的《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在災後立即宣告將監督龐大捐款的流向。全盟的「九二一震災捐款監督報告書」指出，因應九二一震災而設立的募款專戶屬政府機構設立的就有一百零八個，民間設立的為二百廿三個。在二百多個民間帳戶中，雖然在災難當時發揮了民眾愛心宣洩口的功能，但是事後看來，募款是不是真的對災民有用呢？全盟調查，有一半的團體完全缺乏執行救災或重建的能力，只能在社會壓力之下，急忙把錢轉捐給政府，由中央到地方的各個賑災專戶。如果當初捐款人知道他所捐的民間帳戶是要把錢交給政府，而不是災民，他們還會想捐給這個單位嗎？

當民間團體的捐款大部分受到全盟監督的時候，由中央到地方政府單位的專戶，都紛紛成立基金會，逃過了民意機構的監督。其中最大的基金會當然是行政院由九二一賑災專戶轉而成立的「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九二一專戶到八九年二月十五日關閉帳號為止，共收到海內外直、間接轉入的捐款一百廿二億五千九百四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四點五元，全數轉撥給九二一基金會，加上孳息約一百廿三億元。這個坐擁百億元的基金會，因為是基金會，立法院、監察院都管它不到。



許多地方的重建仍在原地踏步。（中央社）

建的實質結果，因為他們仍在組合屋中無奈地等待未來。

九二一基金會在八十九年六月改組後，以「用熱情參與重建、以誠意喚回愛心」，化被動為主動，將協助住宅重建列為最優先的任務，因為基金會內部同仁有一個共識，就是住宅是基本人權之一，家在魚池鄉、也是災民的同仁蔡培慧寫下「家，是人類千古以來的渴望」這樣雋永的slogan，自此，為居民找一條回家的路，就成了基金會全體同仁的共同心願與方向。

基金會人力簡單 工作龐雜

很多人以為，運作一個擁有八十餘億元捐款的基金會

一定是一個組織龐大的機構，但是謝執行長在堅持確立尊重專業、

專業委託原則下，人力精簡到令人難以置信，從一開始的王

俊凱、蔡培慧、張劭農、劉漢卿、蕭淑瓊與柳怡如等六位專職工作人員，與陸續加入的賴澤君、潘惠英、黃瓊玉、李燕華、張簡德泉、謝靜綺等，期間只有劉漢卿離開，這幾個年輕人在台北與南投二處辦公，他們以熱情貫穿了三年的重建



郭瑤琪與謝志誠一同參加臨門家族聚會。（中央社）

路，蔡培慧負責的弱勢造屋部份，曾拜訪了三千餘戶低收入戶，她們很自豪地說，地毯式拜訪讓基金會真的做到幫助了真正的弱勢災民，三年過去，她不僅完成負責的專案，今年也考上台大農推所博士班，但是她和其他人一樣，都在臨門方案成功之後，將更加忙碌，眼前是為年底的臨門家族相見歡作準備工作。

在地震後，台灣有數不盡的團體與個人競相前往日本神戶觀摩地震重建經驗，只有謝志誠沒去，但今年起，日本一個叫「地震災害中的都市復興研究團隊」定期前來九二一基金會拜訪，他們在比較日本、美國和土耳其的災後重建方式後，對九二一基金會以融資方式而非發放救濟金的重建方式感到訝異，他們稱許這是比日本還先進的方法，他們甚至覺得台灣人民有這樣的機會是幸福的。

基金會執行長謝志誠總自稱是

最有錢的窮人，他管理一個全台最龐大的基金會，每天都是以敬畏天地的態度來面對這場失去二千多位同胞、令萬千個家庭傷心的災難，並管理運用這一大筆匯集海外許多多愛心的捐款，三年的工作心得是，重建過程就是一場人性的角力戰場，人性的貪婪、溫暖都一覽無遺，基金會的同仁都在這場角力中成長，感受台灣同胞的無限生命力，他們最初懷抱一絕不在重建中得到任何附加價值，從同仁簡樸的生活中得到完整的證明。■